

主辦機構：



香港作家聯會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特稿】

花腔美聲進天堂

——悼念歌唱家黃麗明

●陳浩泉

編按：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黃麗明女士於二〇二三年四月五日在香港逝世。作者與黃麗明經常聚晤，卻未能見其最後一面，彼此之間逾五十年的情誼令作者為此倍感哀傷，今特撰文悼念這位好友兼傑出的歌唱家。



▲左起：陳浩泉、潘耀明（坐者）、黃麗明、Peter Gill 二〇一五年在香港聚晤。（陳浩泉提供）

清明時節雨紛紛。一個感傷的節日。

就在清明前夕，亦師亦友的長輩作家吳羊璧先生離世；接着，老朋友、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黃麗明女士亦病逝，令人哀傷！

麗明與Peter Gill（紀彼德，英籍鋼琴家）是我交往逾五十年的老朋友了。這天凌晨，收到潘耀明兄的微信，得知麗明匆匆離世，甚為震驚。月前，Peter在電郵中告知麗明不幸罹患癌症。二月我到香港，被新冠病毒的鞭尾擊中，被迫取消了許多聚晤約會，也不便去探望病中的麗明了。電話中，Peter告知她已進後期病院，情況不理想。想不到這麼快就傳來噩耗，麗明已往天國！

黃麗明早年由馬來西亞到中國升學，畢業於天津音樂學院。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移居香港，我們就是那時候認識的。記得當年我和潘嘉德兄都是單身一人在香港，過節時，麗明就請我們到他們家吃飯，給我們這些無家可歸的「無主孤魂」感受一點家的溫暖。多年後，麗明的兒子小新和我先後移居溫哥華，年節之時，當時單身的小新也就成為了我家的客人。

麗明醉心音樂，力求上進。後來遠赴英國倫敦深造。回香港後她和Peter一起從事音樂教育，桃李滿門。他們亦先後在香港浸會大學和大會堂音樂廳舉行音樂會，並應邀到中國天津、泉州和馬來西亞等地

演出，備受好評。他們在香港的音樂會，我曾在宣傳上予以協助，Peter的中文名紀彼德也是那時候我幫他起的，一直沿用至今。

還記得麗明從英國回來後告訴我，她在大英圖書館看到了我的書。這是一個令我驚喜的消息。

多年來，每次我由加拿大回香港，麗明和Peter總會相約餐聚，有時也約同潘耀明兄一起。西貢海濱、石澳沙灘……都曾留下我們的足跡。有一年，我們一起到大埔探訪耀明兄的新居。那天下雨，天色昏暗，開車的Peter迷了路，結果要勞動潘兄他倆口子開車到墟鎮帶路。擾攘一番後，終於可在潘兄家中燒烤，度過了一個快樂的晚上。

廣交藝文界朋友的耀明兄也常邀請麗明和Peter參加藝文活動晚宴，這使我與他們又多了相聚的機會。

前年，我邀請Peter在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三十四周年的網上慶祝會上演奏一曲，曲目是拉赫曼尼諾夫的一首《前奏曲》，他的精湛琴藝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深切悼念黃麗明女士！她離開了我們，與黃鶯出谷般的花腔美聲一起進了天堂。願她在天之靈安息！

（作者為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執行會長。）

腿和翅膀

●胡燕青

人有一雙腿，卻老是認為自己有一雙翅膀；在地一步一步地行走，未免感到委屈。人有一雙手，總以為只要再加一點點努力，就可以操控一切，包括時間、政局、財富和活着的品質。人有思維能力，年輕時毫不例外地認為人定勝天，一切困難都有解決的辦法，更覺得不同意這看法的人是老了、懶惰了、變得悲觀了。年紀越輕，這種錯覺越是巨大。我們總叫自己勿忘初衷，而初衷大多數是源於自大的錯判。人生種種不如意，大多與此相關，故人心的底色是藍色的，藍色是憂鬱無奈的顏色。

人到中年，慢慢明白自己不但不會飛，其實連走路都走得不怎麼好，膝蓋痛，不能跪，站起來時也不爽利。扶持着年老的父母，拉扯着不懂事的幼童，在熟悉但不友善的城市踉蹌上路，一面思考合約能不能保住，一面惦掛欠下的債幾時還得完。樓債、稅債、卡債、陪妻子旅行和陪孩子玩耍的債，還有對自己的夢想所欠的債。從老人院出來，記掛的不是雙親，而是不久之後要住進的院舍。說要寫書的不會寫，說要讀的博士不會讀。雙手應接不暇，零碎而沒有果效的工作直接踵而來、循環不息，相對於物價，工資逐漸敗

車衣女工今何在？

●黃秀蓮

製衣業的生產依次是紡織染縫，我打工生涯起點剛剛落在下游風景的盡頭。小五六暑假都在親戚開的山寨廠剪線，廠房小，剪線這等閒角唯有隨處坐。工廠因應實際操作而布局，因陋就簡，吊扇和座地牛角扇儘管風力強勁，可是火熱的熨衣部必定臨窗來散熱，裁床最需要採光也憑窗，崗位全由男工負責。車衣部設在另端，光管低垂，成排女工踏着風火輪，狂奔呼嘯。聽慣了車聲，能分辨出是在直路飛馳，還是要來個轉折。直線筆直，轉角順溜，夾位圓轉，銳角如襯衫衣領的燕尾，弧度如肩膀之間，都在扎扎車聲裏縫合得針步勻稱。車好的衣物流水般滑落她們身邊的木箱，木箱由虛空而滿溢，管工會來當面點算，雙方記錄，公平地印證了多勞多得。

朝九晚五並不屬於工人，製衣廠八點半就開工，男工先上茶居一盅兩件，或去大排檔吃腿蛋治。女工只買個新鮮出爐的雞尾包或菠蘿包，喝點水，時間一到即整理衣車桌面，微側着頭檢查車針線纜，啪啪啪啪，按動電掣開工，寸陰是惜。她們眼神專注，心無旁騖，手腳配合，細針密縫，製造出高效率和高分員。我坐在角落，暗

退。父母變得衰弱，一個接一個逝去，只留下一雙空洞的眼睛。喪事辦了又辦；看着自己緩慢地淡出高速的社會，正自傷懷，孩子們就迫不及待地離巢而去。即使仍在同一城市，分離後吃飯，吃飯後再分離，還是讓人傷心。那一年，我攬着一張棉被，和十九歲的女兒坐到的士上。車子正開往港大的女子宿舍。司機叔叔問：「送女兒上大學嗎？」我說是。他繼續：「我的外甥女也住過何東，未幾和一個Ricci仔拍拖，畢業後就嫁了他，從此再沒回家住了。」嚇得我冷汗直冒。

在你還不準備好的時候，人生的下一個階段就已悄悄到臨，甚至離場。如果我不是有永恆的時間可以借用，一定狼狽死了。感謝你，我的天父，祢讓我看到自己連綿不絕的落後、失足和疲累，祢回過頭來把我拉起。我尚未明白永生，但已經明白永恆有多麼的重要。我乖乖地用這一雙衰弱的腿跟隨你。至於我的翅膀是否能夠飛翔，或者會不會有翅膀，我就不再問了。

（作者為香港作家。）

暗讚歎那股拼搏。生產線像長江水一樣湧到我的膝蓋，不敢怠慢，忙把線轆奔騰而來的多餘痕跡剪掉。

上世紀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製衣工廠之數量、雇用人口、出口總值皆冠於製造業，成為龍頭工業。風起雲湧，需要龐大的勞動力，克勤克儉的女工迎浪而上。她們多半小學畢業，深明「搵食」之道，於是練得手勢麻利。懂得儉樸之理，自攜飯壺，穿廉價衫褲。午飯休息才看《明燈》、《銀燈》等報紙來娛樂，奉陳寶珠為偶像，跟擁戴蕭芳芳的書院女對壘。放工後或趕回家燒飯帶孩子，或趕赴兼具婚姻介紹所功能的夜校，好物色上進男兒。糧袋則奉獻家庭，挑起了一家擔子。

八十年代後工廠北移內地，大江東去，女工只好轉型，不少對車衣生涯仍依依懷緬。可幸是青春全都匯成洪流，車衣女工這優質「嘔頭」早已行銷海外，且深深鐫刻在香港繁榮史上，真箇是一齣陳寶珠的「彩色青春」。

（作者為香港作家。）



【文化綠蔭】



【創作園地】

伏匿匿

●關夢南

你突然問起我的疾病
沒有更壞
也好不到哪裏
醫生除下口罩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凝重
說一切只能如此
亦只好如此
巴士經過風景
發現木風鈴已經開了花
然後是洋紫荆和木棉
知道天氣不再冷了
箭杜鵑漲紅了臉
興奮得像一個
找到孩兒的瘋婦
「真是你的親生？」
山側卧着身體問
然而 三月好像仍未睡醒
薄霧是睜不開的眼睛
那麼 讓風濕的腿子
再歇一會吧
再歇一會就不再痛了
還有夢想的脊骨
死亡曾經敲過一次門
「誰呀！」
我打開門
卻見一片荒涼
誰躲在門後偷笑呢
「我得到，
給你一個紅棗！」
原來春風又與我
開了一個玩笑
伏匿匿……

（作者為香港詩人、作家，《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香港小學生文藝月刊》主編。）

飯戲攻心（外一首）

●王慧娟

飯戲攻心

叉燒工廠裏蒸煮的食與色
凌亂了老屋裏三對情侶的斑駁

當親情愛友情交織纏繞掙扎
在喜怒哀樂，現實人生，幻滅和希望之間

歲月點燃一支煙
火化曾經簡單的自己

將炊具、鑽石和尊嚴扔進熔爐
化作愛的舍利

循着遺忘的年華
在歷史的縫隙裏發現漆黑的悲涼

從一棵樹的突然消失說起

它
是鄉民的精神圖騰
寫滿農耕的敘事
和每個村莊的名字
枝樑努力生長
即使炎熱的雨天仍鋪滿清涼
炊煙裊裊 篝火滾燙
飄香的臘肉和蘿蔔乾是鄉親們的年貨
它的綠藍藍天空
秋的絢爛洋溢在整條街道
冬，那麼潔白
各種色彩在孩子們的血液裏印出醉人的童年
它，遒勁而深邃
像成邊的衛士將金戈插進土地
滋養一方人文是它的使命
它曾嘗試寫一封信給過去的時光
可是鄉村的信使早已退化飛翔的翅膀
它想找一個人訴說這些年的孤寂和落寞
可是老人們邁着佝僂的步伐
眼神中與它的悲傷一致
它在崛起的高樓和火柴盒似的窗邊看到恐懼
屬於它的領地蕩然無存
和它一起消失的
還有那從無到有 又從有到無的村莊

（作者為八十後女詩人，文學博士，梅蘭芳紀念館博士後，香港作家聯會會員、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學會主席、香港女作家協會副秘書長，精於古典美學和梅蘭芳戲曲藝術研究。）

用鏡頭記錄濠江舊城之美

●文浩

為進一步推動民間參與藝術發展和豐富澳門的文旅體驗，由澳門文化局推出「文化深度遊·戲」活動，於二〇二二年十一月至二〇二三年四月的周末在氹仔龍環葡韻及嘉模墟舉行不同形式的文藝活動。其中重頭戲之一為二〇二三年三月十二日下午四至六時舉行的「記錄舊城之春」攝影工作坊，攝影師陳顯耀自一九九九年起移居澳門，以澳門人文風情及城市景觀為主要創作對象。其作品記錄了澳門景物變遷及舊城區的百業興衰。這次他將用鏡頭，帶領參加者

發掘和記錄氹仔舊城區小城風貌。

參加者先於氹仔嘉模墟集合，再與導師一同前往益隆炮竹廠舊址遊徑進行工作坊。曾是澳門八大炮竹廠之一的益隆炮竹廠，於八十年代初停業，時至今日依然保存完整，見證濠江煙火製造業歷史。導師會先講解基本攝影知識，介紹如何用鏡頭刻畫城市輪廓，並以實踐方式將帶領參加者遊走益隆炮竹廠，探索小城風景的攝影美學。

【文訊】

藝海鉤沉

香港嚴肅文學代表：《香港文學》——鄭明仁

筆路藍縷、以啟山林。三十八年走過來，《香港文學》經歷四位總編輯，各人辦事風格或許有所不同，但雜誌堅持發表嚴肅文學的宗旨始終如一，這是很不容易的。

一九八五年一月創刊的《香港文學》，至今已出版四百六十期，辦純文學雜誌而能持續出版三十八年，在香港實屬少數，這與雜誌前任總編輯劉以鬯和陶然的努力耕耘有莫大關係，特別是劉以鬯，在他擔任總編的十五年間，成功把《香港文學》打造為發表嚴肅文學的平台。

劉以鬯是《香港文學》首任社長兼總編輯，他一直做到二〇〇〇年七月、雜誌出版至第一百八十八期退休，當時劉以鬯已八十二歲。雜誌創刊之前，具中資背景的老闆考慮從舒巷城和劉以鬯之中挑選其中一位出任總編之職，最後選擇了劉以鬯，主要考慮到劉以鬯能夠團結左、中、右的文化人，以配合雜誌「開創新局面、團結大多數」的初衷。劉以鬯在〈發刊詞〉指出：「為了提高香港文學的水平，同時為了使各地華文作家有更多發表作品的園地，我們決定在文藝刊物不易立足的環境中創辦一種新的文藝刊物。」創刊號網羅了海內外多位作家，包括葉維廉、趙令揚、李國威、黃傲雲、陳德錦、何福仁、迅清、吳煦斌、力匡、盧因、璧華、黃維樑、周策縱、梁秉鈞（也斯）、鍾曉陽、梁錫華、鍾文苓、黃東平、師陀、鍾玲、林曼叔等等。第二期加入了董橋、西西、盧瑋鑾、古蒼梧、施蛰存、馮亦代、柯靈等。

《香港文學》開始時的筆陣主要由本地作家組成，名正言順是

「香港」文學雜誌，後來香港作家的作品減少，增加了多位海外作家，這便引來一些人詬病，說《香港文學》內容與刊名不合。劉以鬯在《香港文學》第四十九期的〈編後記〉解釋：「香港作家的流動率很高，目前居住在台灣高雄的余光中；居住在英國的桑簡流；居住在加拿大的盧因、梁麗芳、陳中禧；居住在美國的陳若曦、葉維廉、柯振中；居住在法國的郭恩慈、黎翠華；居住在菲律賓的文志；居住在巴西的劉同穎；居住在新加坡的力匡；居住在上海的柯靈，居住在北京的葉君健、端木蕻良、駱賓基、蕭乾、馮亦代；居住在廣州的黃秋耘等，過去都曾在香港做過文藝工作，為繁榮香港文學作出貢獻。」《香港文學》刊登這些作家的作品，可以加深讀者對香港文學的認識，是優點，不是缺點。」

劉以鬯坦言，《香港文學》長期在逆水中行舟，經營處境越來越困難，愛好嚴肅文學的讀者為數不多，《香港文學》的銷售量逐漸減少，有人建議他刊登一些「從俗」文章去遷就市場。劉以鬯說自己很執拗，寧願忍受被荆棘木割傷的痛苦，不肯讓《香港文學》與庸俗結合。

筆路藍縷、以啟山林。三十八年走過來，《香港文學》經歷劉以鬯、陶然、周潔茹和游江四位總編輯，各人辦事風格或許有所不同，但雜誌堅持發表嚴肅文學的宗旨始終如一，這是很不容易的。

（本文圖片由鄭明仁提供。作者為資深傳媒人。）



▲一九八五年一月創刊的《香港文學》，首三期封面。



▲二〇〇〇年六月，《香港文學》首任社長兼總編輯劉以鬯以香港作家聯會會長身份，接待中國作家代表團。前排左起：代表團團長袁鷹、劉以鬯、代表團副團長葉辛。後立者為時任香港作聯副會長潘耀明。

▲《香港文學》〈發刊詞〉。

【學苑春秋·學府點滴】一試定生死

選擇的餘地

●香港中文大學 徐子堯

對於一眾香港學生而言，踏入十八歲，除了一定要換取成人身份證之外，還是人生一個極大的轉捩點。

十八歲那年，正是我的大惑之年。何解我數十年的人生，要由一個只維持到三個星期的公開試來決定？何解所謂的成就或失敗，要由一朝的成績來斷定？何解剛剛踏入十八歲，就要馬上以自己的前程作賭注？種種的不解，慢慢幻化成壓力。

猶記得我在應考中國文學科的前一晚，徹夜難眠。左思着秉燭夜讀的三載時光，右想着一刹那的名落孫山。就是如此的輾轉反側，讓我於應試日未能如常發揮。終歸，我都失了手。損了手，傷了腿，換來的是一片迷失。那時的我彷彿就站在叢林中，向前看卻看不到盡頭，只得一片片的樹海包圍自己，任憑如何呼叫，都只是孑然一身。

在這迷失的旋渦中，我掙扎求存了數個月。

後來，在接收了聯招結果後，我茅塞頓開。原來，做人不一定只得向前看。其實稍微移高視線，總會看到樹蔭上那一絲絲漸漸滲下的陽光。失手不代表放手，正正因為失了手，讓我張開了雙眼，看得清前路的各個岔口。我於入讀大專後繼續奮發向上，終能轉校修讀最喜歡的中文系。一個考試，絕不能斷定了人的生死，人的命運，是由自己決定。

公開試可以讓你失手，能夠讓你傷腿，但絕對奪不走你那選擇的餘地。看不到選擇，不代表選擇不存在。

人生，向來都充滿選擇。

考試之外

●廣州暨南大學 趙婷

窗外綠意蔥蘢，日子一點一點新了起來。春光明媚，萬物都在努力地成長，人也一樣。對於畢業班的同學來說，這個春天是那樣的緊迫、激烈。考研分數相繼公布，各類職業考試緊鑼密鼓地進行。在書案旁埋頭苦讀了一整年的考生，正在焦急地等待着那個決定自己去向的數字。「一考定生死」，這話或許太過絕對。但是，一場大考可以決定一個人接下來幾年的人生動向，卻是肯定的。雖然去年已經拿到了理想院校的錄取資格，我仍然對各種考試感到緊張和焦慮。那些等待成績時的焦灼已經成為了學生時代抹不去的夢魘。

初入大學的我曾經以為自己終於逃離了那個充滿着分數和排名的世界，可以盡情探索自己喜歡的領域。不曾想，為了爭取推薦免試研究生的名額，我依然要「卷」生「卷」死。豐富的學習經歷和獨特的閱讀感受似乎都被抹去了，只剩下了值得被量化的成果。績點是多少、排名第幾位、發表了多少篇文章、參加了什麼科研項目……根據這些考核的評分準則，我將自己打造為一件精湛的工藝品，一遍又一遍向理想院校展示我的「產品合格證」。偶爾回望時，我也會感到迷茫。明明一開始，自己是因為熱愛才選擇爭取保研深造。三年下來，我卻在無限度的對比與競爭中，執着於考試分數的高低，而失去了以前那種在學習到新知識、與作者達成共鳴時感受到的純粹快樂。這不僅是考試的壓力所致，也是我一味地固於「結果至上」的功績主義，忘記了最初的本心。

考試是無法避免的，但我們每個人都都不應忘記，考試只是我們達成目的的途徑，那些考試之外純粹的為知識而快樂的時刻，才是我們最初出發的目的。

「達標」人生

●聖保羅書院 邵振輝

若然要說甫踏進校園就是為了迎戰文憑試，我覺得也合適不過。打從小學開始，香港學生就踏上這條不歸之路。你沒有選擇的權利，無法逃避，只能接受——接受你要為了一場的考試焦頭爛額，就算最後失手，終究也無法挽回。

說它斷定生死，無非就是為了一張「入場券」。就是這麼一張成績表，就斷定一個學生能否考進心儀的大學，斷定他的未來、他的生死。誠然，一切也未至於天塌地陷，然而一次的失手，象徵的是白費過去多年的努力。

過去為了溫習而廢寢忘餐，過去為了掌握考試技巧豪花過萬元於補習，過去為了沉着應戰而與家人、朋友疏遠了，曾經為這場考試歇斯底里，曾經因為壓力過大而獨自在房間裏悄然淚下，曾經在停滯不前之時一蹶不振。

到放榜的一刻，若然成績未達標，過去的犧牲也將化為烏有。手中拿着的，不是成績單，而是你的未來。

究竟，就單單以一場考試衡量學生在社會的地位，主宰他們的人生，值得嗎？公平嗎？

哭泣，是因為受盡了文憑試的蠶食，三年來連綿不斷的煎熬，得到的卻是模糊的前路，不知去向。心裏有所不甘，壓抑在心頭的不平也無法撫順。即使已拼盡全力，也要用單單的一場考試，以「未達標」來形容多年來勇猛的搏鬥，概括學生的一生。對於考評局為何要定立這樣的考試制度，我不得而知。文憑試確能斷定學生的人生，否則也不會出現放榜後的極端場面。記者會上掌聲如雷，因為這幾位狀元得了「生」，因為他們成功挺過了文憑試的煎熬。然而就在不遠處，有幾多學生在茫然欲泣？

「達標」與「未達標」，代表的不是考試成績，而是每個香港學生的人生。

一試未必定生死

●聖保羅書院 許登豪

每年四月考試季，在城市醉心於春夏的轉換時，有一群人還在憂心忡忡。他們是中六學生，是即將要面對這條名為公開試的鴻溝的一屆學生。數萬名莘莘學子，要以自己的紙筆，擠過公開試的獨木橋，到達名為大學的彼岸。能大步跨過固然很好，但是，每年至少有一半的人要掉進「考場失敗」的深淵裏。這種現象在香港人口中，被略帶玩味的稱為「一試定生死」。

縱觀歷史，「一試定生死」在我國古時早已存在，它便是「科舉制度」。一群年近弱冠的書生，憑着多年的寒窗苦讀，務求在考場上寫出最起鳳騰蛟的文章，讓考官眼前一亮，好以後考上功名，光耀門楣、出仕升官。這是亘古不變的考試目的。結果若是科舉高中，便如范進中舉般，令人刮目相看、雞犬升天；若如溫庭筠名落孫山，進士不第，只可鬱鬱不得志，終生難以發達。古時如此，好像現代我們也是如此。這麼說來，考試文化，倒也成了中國的「文化活化石」了。

有云：「考試的目的是讓學生增長知識、認識自己、終身學習。」可是理論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正因為「一試定生死」，那一紙文憑便成為了學生的最大壓力。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個在競爭中存活者的光鮮亮麗，可背後的付出，和落敗者的代價，卻鮮為人知。越來越多的學生因考試壓力患上情緒病，越來越多的學生因考試壓力選擇傷害自己……這難道不足以成為警號嗎？報紙上學生令人心碎的新聞，足以令我們反思：一場考試真的這麼重要嗎？

但我認為：一試未必定生死。放眼世界，全球化的社會給予我們更多的機會，除了公開試，年輕人現在可以在其他地方，或其他領域發揮自己的潛能。例如一場本地考試失意的，可以選擇海外升學或從事有興趣的行業；喜歡科技的，可以發展資訊科技；喜歡體育、美術的，都可以做運動員、藝術家，我們都可以有光明的未來。時代變了，公開試不再是命運的分水嶺，而會成為未來的起跑線。

依我看，要想讓學生不斷進步，從「一試定生死」中解脫，就要實行「德、智、體、群、美」全面教育，讓學生全人發展，燃點他們對知識的渴求，而不是捨為人立身之「本」，逐考取成績之「末」。畢竟社會並不需要一大群專家；需要的是藝術家，是勞動者，是運動員……是一個個平凡而偉大的人，一個個和諧而獨立的人，一個個有創意、有夢想的人，而不是一隻隻等待被填滿的「填鴨」。